

## 劉 宏文

馬祖人。從小聽炮聲、看大海、住石屋、聞魚腥。及長來臺，努力糾正馬祖口音，適應臺灣生活。六十初度，仍在追尋、探索；不斷否定、肯定。唯鄉音侃侃，如影隨形，再也壓制不住。



## 寶姨

### 一、東湧山

(一)

寶姨是岳母的手帕交。岳母有二位閩中好友，一位寶姨、另一位蓮姨。他們仨是人家齋（私塾）的同班，都是十歲，跟隨鄉紳林世隆先生讀《千字文》、《勸女文》、《幼學瓊林》等經書，朝夕相處，弦歌一堂，雖只有短短兩年，從此結下七十多年悠長而深厚的情誼。

「三年不見鑼鼓板，只見風浪爬上山」，岳母是這樣描述東湧山的。山即是島，島即是山，東湧人也習慣以山稱島。那時是民國二十五年，島上多是漁戶，沿著澳口搭寮

掛網，從密布拳石的海岸往上，久了，便走出一條蜿蜒小路，依山勢盤旋，兩邊零星開著餅店、肉舖、剃頭、金紙還有鴉片館。除了寥寥幾間瓦屋，幾乎都是矮門小窗、石牆茅頂的草房，從小路兩旁輻射蔓延，錯落分散在面對澳口的山腰上。

立春霧月，黃瓜魚從舟山群島向南迴遊，抵達附近的「橫山（亮島）」產卵。遊經之處，魚聲咯咯，「東湧黃魚乞（被）嘴害！」漁人聽聲辨位，下網撈捕；有的有，沒的沒，靠天吃飯，也攏集了百戶人家，十數艘烏艚、舢舨，以及兩艘往來內地與島上的大型福船——錨纜。

五月到七月產白鯧，九月以後海上發暴（起風），天氣轉寒，開始打樁固網，捕撈帶魚；鱸魚季在初春二、三月，水溫乍暖還寒，濃霧瀰漫，正是交配季節，引得丁香、鯷魚在近岸徘徊。漁獲撈起得趕鮮，於是錨纜起碇，雙帆飽張，運往福州、長樂一帶販售，回程載回杉木、青石、棉綢與五金百貨。

## （二）

寶姨家的草房就在岳母家後面，隔幾層階座。草房不大只有一個落進，分內外兩室。進門一口大灶，一缸清水立在灶邊，方木桌旁有張小床，寶姨依爹增增叔日中無事，在

此暈晝。內室陰暗，日頭照不進，房桶（馬桶）放置門後角，女眷上桶畢，有隱隱屎尿味。泥地踩踏結實若鋪石板，一層烏亮。雞母領著一群雞仔在屋裡覓食，不時拉出稀稀黃屎。增增嬤拿起掃把追趕，一邊喝斥坐在門檻吃番薯飯的寶姨依弟：「不可坐門檻！」門檻很高，雞角仔騰飛才能越過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對日抗戰打了兩年，海上頗不寧靜，浮鷹、西洋海面時有海賊掠奪；烏艚、錨纜往來內地，都要拐彎抹角、閃閃躲躲。島上人馬駁雜，也不安穩。機動帆船載來百餘人，腳穿草屐打綁腿、揹步槍，刺刀亮晃晃，多操閩東口音，號稱「和平救國軍」，悍然登島，駐紮大王廟、魚寮與鹽倉。日本兵也來了四個，平日窩在燈塔，滴滴答答收發電報，偶而下山來南澳，家戶大門紛紛闔上，婦人小孩躲起來。日本仔吩咐保長陳天長創殺「河豚」，剖肚取腸，放血削片，蘸豉油生食，有如荒鬼。

彼時，岳母與寶姨、蓮姨已輟學在家。每逢大潮，水汨得很遠，海灘拳石裸露，一窟窟水窪有魚囤遊動。她們手挽竹籃、帶上螺鈎，到澳底「討汨」；撿粗螺、捉蟛蜞。粗螺連殼煮熟，勾出螺肉配番薯米；蟛蜞撒在地上斜爬奔逃，全番鴨追上一啄一隻，囫圇吞下，屁股厥起搖搖擺擺踱開。

有時相約到後山剝柴、折枯枝，挑回家生火煮飯。菅芒鋒利如刃，手上、臉上一絲

一絲微微的血痕。秋日菅花盛開，山坡白茫一片，風吹過輕輕搖動。她們躺在草垛聞著草木燥香，崖壁下海浪擊打礁岩，一波又一波，濺起白色的浪花。漁船來回拖網，她們依爹都在船上。更遠處一艘錨纜，高高擎起兩片大帆，向海的另一邊逐漸隱去。寶姨忽然出聲：「哪天也要搭錨纜，翻山過水，出洋看世界。」

寶姨白皙頰長，明眸皓齒，生雅俊（長得漂亮），是東湧山的美人。她平日穿水藍粗布偏襟衣，一排蠶狀布鈕從右肩一路扣到腰際，曲折有致，像一朵幽幽開在山澗的百合。她手巧心慧，將兩顆彎曲的帶殼花生，紮上一圈又一圈的白線，上半截包碎布，縫合，頂端插筷子，模樣非常像婦人纏足。寶姨兩手各擎一腳，扭捏搖擺的在飯桌上走動，童言童語一旁解說，像演戲一般，非常逗趣。

每日清晨，天濛濛亮，四方猶很寂靜。寶姨家的門伊呀打開，風吹入，海氣腥鹹。寶姨端出漆紅房桶，巍巍顫顫行到村外的糞池傾倒，空桶就著山溪刷洗。雞開始啼叫，早起的漁人戴草笠、穿雨衣，褲管捲到膝蓋，小腿肚粗壯如礁石，倆倆合力扛著板櫓，都要回眼看寶姨，一邊說：「款款真俊（真美）。」

### （三）

部隊有位主任姓張，是「福清哥」，島上二號人物。他軍服筆挺，腰間掛手銃，人卻長得斯文，經常在村裡梭巡。從中路下到海岸，繞南澳一周，再一路往上游走。有時便停佇井邊，一旁定定瞅著寶姨打水、挑水。寶姨知曉有人在看，慌慌張張挑起水桶，扁擔彎彎，芋葉鋪在水面晃盪，身後的辮子隨著碎步輕輕擺動，赤足走過的地面有水滴滑落，深淺乾溼如少女的心。

張主任村裡巡過一遍，最後總落腳寶姨家。三不五時帶去麵粉、白米、布料，有時還有福州「美且有」的豬油糕。增增嬌喚叫，寶姨躲在內房，一聲不吭。一年過去，張主任與寶姨一家已很相熟，寶姨爹孀也隱約知道張主任心思。過年後不久，張主任託滿嬌姆前去說媒。增增叔掛慮，嫌張主任年齡太大。滿嬌姆就說：「儂做到主任，一定會成年歲。張主任書讀得高，有地位，嘴講大寶英十幾歲，也不算大，有無嫁到好人家，才是考慮。」

增增嬌問寶姨，寶姨不肯。增增嬌便勸：「依命，妳要聽依孀嘴，張主任是大了幾歲；他人好，書讀得高，倚機關（任公職），有地位。」又講：「儂家在東湧山，一世人討海，生活受怪（難過）。妳還有兩只依妹，一只依弟，靠妳爹討海，有一頓沒一餐，

日子忸（不）好過。」寶姨不語。增增嬌又講：「張主任答應養我跟妳爹一世人，還要掏錢供依妹、依弟讀書。聽我嘴，依孀三聽二在（叮嚀），不會害妳，這家庭就看妳頭涿下（點頭）。」講畢去牽寶姨的手，寶姨掙脫，奔回內房，門砰一聲關上，傳來嗚嗚的啼嘛聲（啜泣）。

#### （四）

民國三十三年，張主任備妥聘禮，米穀十擔、豬肉百斤、線麵十斤、銀元三十只，另有公雞、黃魚、綢緞、金手只（指環）、金耳墜、金掛鍊，迎娶寶姨。拜堂前一晚，岳母和蓮姨去了寶姨家，寶姨目汁漣漣，木木無表情。岳母說，我無錢給妳添箱，妳就收下這條領巾吧！三人抱頭，邊講邊涕，直到天光。那年寶姨未滿十六歲。

隔年正月十八，大王廟擺暝。新婚的張主任酬謝一只豬頭，二十來斤，豬嘴含一粒柑橘，雙眼眯眯抬頭向大王。供桌上香燭搖曳，炷香裊裊，金紙的灰燼火紅，一團團騰空遊走若游龍在天。大紅摺紙毛筆行楷飛舞，攤在豬頭頂，上書「敬獻白馬大王駕前。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。弟子張蔚農叩首。」保長陳天長眼尖，一眼瞥見張主任寫在紅紙的生辰八字，怎麼還長我十二歲？暗暗告知胞妹鈺瑛，即我岳母，張主任足足大寶姨

二十二歲，岳母靜靜不言語。

不久，東湧山和平救國軍整編，張主任調派白犬島，帶著寶姨與增增嬌一家人搭船上任，增增叔不肯隨行，一人留在東湧山。那天，幾個兵仔跑上跑下，幫忙搬衣物家當。機帆船離岸吐出濃濃的黑煙，一隻鷗鳥從老鴨角穿出，劃過南澳天空，向鐵殼船逝去的方向緩緩飛去。

## 二、福州

### （一）

民國三十六年，岳母十八歲，從東湧山返回潭頭老家，準備與沙堤的岳父成親。特地從甘墩街請師傅來家裡備辦全套嫁奩，有紅眠床、蚶櫥、鑼盆架、房前桌、提梁桶、鏡架、五斗櫃，整整忙了一個月。岳母有時偕同外婆往福州駁腳（玩耍），到「下南街」買結婚衣物，晚上就借宿東湧人「綿綿」在福州的住家。

一天，綿綿家突然有女子來訪，進門就喚：「鈺瑛！鈺瑛！」岳母抬頭，居然是寶姨！寶姨說：「我叔公綿綿講，妳們母女歇在此。」

東湧山一別三年，寶姨已經生了二個兒子，光彩亮麗一如往昔，眉宇間卻隱約閃現一抹風霜。寶姨說，她到白犬不久就生下長子，取名島雄，寓有稱雄白犬島之意。隔年，日本仔投降，和平救國軍再次整編，有人轉任公教，有人退伍散入民間，有人繼續留在部隊。張主任考量拖著一家老小多所不便，他亦不喜部隊兵馬倥傯，遂決心回福清老家。那時部隊與內地久無聯繫，局勢混沌，彼此猜測不信任；國民黨當他是漢奸，共產黨視他與國民黨同路。他們一家就在海上進進出出，晃蕩月餘，終於與軍統局友人搭上線，潛回福清。

寶姨哽咽：「鈺瑛，妳知道否，我在福清差一點給人打死！」目眶紅紅記記。

寶姨邊講邊涕，到了福清，才知張主任騙了她，也騙了她全家。他早已成親，兒子比寶姨還長一歲。寶姨心肝撕裂：「我怎阿做（怎麼辦）？我才十七歲，囡仔還這款嫩！」

張主任悉心安撫，寶姨掩耳，滿腹不甘，想要與他拚命，你死我活總要討個交待。增增嬾也陪著流目汁，勸寶姨：「我囡（兒），妳命生這款，妳勿涕，日子還要過下去。」

寶姨逐漸平靜。這些年，張主任凡事依她、疼她，全家多虧他照顧，從未有過臉色；

島雄才三個月大，依孌、依妹、依弟還跟在身邊，都要靠他賺食。想到此，寶姨大悲，目汁簌簌如雨下。

## （一一）

日子並不好過。張主任元配姓陳名細妹，娘家在福清大街開「金店」，財大勢大。她穿長衫戴珍珠耳墜，纏腳，三寸金蓮像粽子，皮膚烏黝黝。

寶姨在福清才幾天，元配偕她幾個兄弟，帶刀帶槍尋到張家，中指點點比向寶姨，劈頭就咒：「犬母貨！沒皮！無目珠嫁婿！皮這厚！無婿！給雷打！病吐死！」一句比一句狠毒，如鐵鎚擊耳。咒畢，一盆水潑過來。張主任躲在樓上不吭聲。

細妹大哥領頭，一陣人馬衝到樓上，大聲嚷：「張蔚農，婊子仔，站出來！你今日討了此野毛（物）、犬母貨，有臉回福清住下，你當我妹是什毛（物）？」

張主任行出，面色慘白。大哥厲聲：「你聽清楚，現時有兩條路給你行，你目珠撥大一點。一條路死兩只人，一條死一只，你自家揀選。」

大哥指著張主任：「你若執意要討這只野毛，你行下踏斗（樓梯），我即刻打死你二人；你若改變心意，轉去我妹身邊，這裡有火槍，你就將此野毛當場槍斃，跟我轉回，

規規矩矩再做我陳家女婿（女婿）。嘎！你即刻決定。」

張主任木著臉，口中喃喃，不知囁嚅什麼。

此時，內房閃出一人，擋在大哥跟張主任之間。這人漢馬不懸（高），是個矮仔，講話慢慢聲：「人講，牛馬苦一世，人食快活飯！福清街頭街尾，底儂不知陳家財大業大？當初，也是你陳家看中我侄，聰明會讀書，人也生得平直，將你家細妹配給我侄做佬媽（老婆）。」

矮仔不疾不徐，氣勢懾人：「兩只人結婚過日子，本來無事。你家細妹嫌我侄沒錢，沒抱負，不願搬來我張家，不肯服侍佬官（公公）依娘（婆婆）。我侄不得已，千山萬水跟部隊去東湧山，當兵賺食討生活。你細妹嫌東湧山日子苦，不願跟去。你想想，我侄在東湧，沒親沒故，沒日沒暝，驚日本仔，又驚海上土匪，身邊總要有人作伴照顧。嫁雞隨雞，嫁犬隨犬，你細妹不屑來張家，又不肯去東湧山，三從四德你盡幾分？你有無錯？」

踏斗上有人嗡嗡私語：「此人是張蔚農三叔，年輕時去南洋做生意，走江湖，見過風浪，不知在哪裡拜師父，拳頭了得，十只大漢不能近身！」

矮仔環視眾人，不怒而威：「現在我侄討的寶英，人家不嫌做小，願喊你細妹一聲

大姐，你陳家有頭有面，會曉禮數，講什乜動刀動槍，講什乜一只兩只，嘎？」

矮仔聲音放低，若巨石沉水，一字一字吐出：「你今日欲剖人，拍人命，先過我這關！」

言罷，荷（立）在踏斗中央，目珠金金，一手指著大哥，一手伸到褲腰內，好似要拔出手銃。一群人哆哆嗦嗦後退，無人出聲，無人向前。大哥悻悻下樓，細妹噙淚跟隨離去，嘴裡仍咒：「犬母貨！野乜！沒皮！」愈咒愈大聲。

（三）

經此巨變，寶姨頓覺自己已非昔日事事依賴張主任的癡氣少女。她憂心陳家絕不善罷甘休，矮仔三叔也勸他們避開是非，搬離福清。次日一早，寶姨一家即雇車奔福州，投靠以錫纜生意致富的叔公林守疊（綿綿），未滿周歲的長子島雄，委託依孀帶回沙堤老家餵養。

張主任在福州地頭生疏，謀職四處碰壁，寶姨開始變賣金飾支應家用。勉力湊本錢跟綿綿叔公合夥開「鹹行」，製售蝦油、豉油、鹹配（醃製雜魚）、酸菜等鹹貨。「鹹行」生意初時不惡，綿綿叔公找來外甥「雞屎林」幫忙。「雞屎林」有二心，漸漸把持內外，

說長道短，綿綿叔公心裡有了疙瘩，逐漸疏遠寶姨夫婦。合夥生意難成，遂結算分帳，除了賺得這兩年的吃食耗費，寶姨夫婦沒有分得一絲盈餘；而次子也在日日鹹魚鹹蝦的腥臭中，於蒼山租處出生，取名張蒼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共產黨部隊從浙贛翻山越嶺，經邵武、建陽、南平一路南下，福州局勢吃緊。張主任待過部隊，心裡明白，福州不是久留之地。乃透過在綏靖公署任職之舊識，到福州大橋頭輪船公司探問。寶姨再賣金掛鍊，仍然不足支付全家船費，忍痛留下增增嬾、長男島雄與兩個妹妹。年底，張主任偕寶姨，帶次男張蒼從臺江轉車至馬江碼頭，登上開往臺灣的輪船。

那天風大浪急，天氣濕冷，寶姨暈船，連黃膽汁都嘔出。輪船駛經東湧山，寶姨出艙眺望，山勢朦朧，虛虛實實看不真切。依爹還在島上，依孀跟長子還有妹妹在沙堤，此生是否能再團圓？輪船搖晃翻騰，駛向海天深處，東湧山漸行漸遠，世事悲涼，未來是吉是兇？寶姨目汗流滿面。

### 三、臺北

#### (一)

民國三十六年，岳父母在沙堤成婚，婚後決定回返東湧山討生活。又兩年，兩岸斷絕往來，國共隔海對峙，風聲鶴唳，隨時可能爆發戰爭。隨後孩子陸續出生，食指浩繁，種菜、打魚已不敷開銷，而此際東湧山駐軍爆增，遂決定經營雜貨舖，店名「引光」，賣菸酒文具、魚乾米粉，並為部隊縫製錦旗、遮光布簾、軍階名牌，孜孜營生。

蓮姨也於此時結婚，丈夫跑船，往來東湧與基隆，夫妻聚少離多。蓮姨婚後仍住東湧娘家，與哥嫂同食。有一年春季，依哥起五更早，出海捕撈丁香魚；蓮姨身體不適，睡過頭，未及煮早齋。依哥就怨：「妳做一只女界，暈不知醒，食不知飽！」蓮姨聽了大傷，就對丈夫講，就算食屎嘔尿，也要搬出。民國四十二年前後，蓮姨遷臺，定居基隆。小舅有時來臺批貨購物，就歇腳蓮姨處。

一天，岳母正在製作錦旗，勝家牌縫紉機踩得嘎拉響。保丁送來一只包裹，寄自中興新村省政府。岳母詫異，急急打開，是一件水藍色旗袍料，內附一信，居然是寶姨！信由張主任代筆，還附了一張照片，是當年在福州的合照。岳母回憶，那時寶姨似有預

感，日後終歸離散分飛，遂拉著岳母，還有她新婚的妹妹，小妹撒嬌跟來，一起到照相館拍照；寶姨還是明艷美麗，有如凝玉。

岳母能讀不能寫，閱罷來信，趕緊央求胞兄天長回函，並且寄去黃魚鯊、墨魚乾、丁香魚一大包，心裡歡喜終於有了寶姨消息。包裹寄出，如石沉大海，再無下文，又寫幾封寄出，仍無音訊；向人打聽，也莫知所以。岳母忐忑，若有大事發生。

### (二)

民國四十九年六月，東湧島已更名東引島。岳母奉派南竿「鄉村保健員訓練班」，學習嬰兒接生與產後護理。結訓後順道赴臺，代表金馬婦女界歡迎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。候船期間，縣府宿舍外忽聞人聲：「東引依姊，東引依姊，有人找妳。」小舅風塵僕僕，才從東引來，抱著雙眼包著紗布的阿泰哥，面色凝重。小舅說，阿泰與堂哥在南澳海邊撿到一顆未爆彈，漆成鮮豔的紅黃二色，小孩無知，攜回敲開探查；砲彈炸開，堂哥傷重不治，碎片嵌入阿泰目珠，東引衛生所囑咐緊急送南竿軍醫院。

岳母連傷心的時間都沒有，即刻趕送牛角軍醫院，醫師檢查後告知，馬祖設備不足，要後送臺灣。縣府火速協助辦理證件，岳母表兄，家住牛角的劉依清聞訊，連夜送來盤

纏一千兩百元。第二天，搭上載送「歡迎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」的專艦，駛向基隆。阿泰哥很堅強，不哭不鬧，只偶而對岳母說：「依媽，天怎麼這麼烏？」

馬防部駐臺聯絡官李建軍已等在碼頭，當日安排入住臺北國軍英雄館，並在臺大醫院掛號。白馬大王保佑，阿泰哥右眼視力恢復五、六分，左眼仍模糊。岳母此時才想到整起爆炸事件，想到自己若未來南竿受訓，事情可能不會發生；想到天長依哥的長子這麼無緣人世，他才九歲；想到自己未盡母職，使得後輩受災受難。鼻頭一酸，目汁汨汨流滿面。

### (三)

那天，岳母跟往常一樣在病房陪阿泰，等醫生診療，等護士換藥。門外突然傳來低低的女聲，以福州話輕喚：「鈺瑛，是鈺瑛嗎？我是寶英！」岳母回頭，剎那怔住，真是寶英！彷彿上天開啟了一道悲憫的光澤，不顧其他病人眼光，兩人抱頭嚶嚶而哭。原來小舅來基隆買漁具，歇腳蓮姨家，告知砲彈之事。蓮姨電告住臺北的寶姨，就近先來探望。

福州一別，至今十四年，寶姨與岳母已是三十二歲的婦人，各有坎坷與滄桑。寶姨



說，他們來臺後，先在雨港基隆賃屋，復生一子，取名張雨。張主任積極尋找鄉親舊識，拜託長官，終於在臺灣省政府謀得職位，一家人遷居臺北，住「安東街十九號」省府宿舍。此後又生兩個女兒，張娜與張萍。這段期間，張主任上班工作，她煮飯洗衣，雖不富裕，卻平穩安定。唯一掛慮的是，張主任夜間常無端咳嗽，一聲強過一聲，有時伴隨長長的嘆息，在暗夜裡分外清晰，寶姨心肝揪緊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臺灣省政府遷到南投中興新村，寶姨一家人入住新的省府宿舍，白牆紅瓦，獨門獨院，環境有些像張主任在福清的老家。一家人猶沉浸在遷居的興奮中，張主任卻於此際證實罹患肺結核，年底入醫院，就此往生。那年寶姨二十六歲。

從十六歲到二十六歲，從未經世事的天真少女，到拖著四個兒女的年輕少婦，寶姨與張主任結髮十年，人世的困厄與辛酸在濃縮精煉之後，有如鏡頭下慢拍快放的花朵，快速開展，快速萎謝；千難萬苦，一幕幕閃過，十年如一夢。

面對未來，寶姨孤單但未喪志。她必須保持明亮與澄澈，逆風頂浪，亦步亦趨。南投荒僻，語言又不通，她決定回到臺北，安東街十九號的宿舍仍在。她很清楚憑一己之力，無論如何無法養活四個兒女；於是接受撫卹，將三男張雨與長女張娜留在中興新村的育幼院，張倉、張萍帶在身邊。她去學裁縫，她自幼手巧，女紅極細緻，一個星期後

即在市場租屋設攤，幫人繡學號，改衣服。

寶姨說，那時每個星期育幼院會將孩子送到家裡團聚，但要自行送回。張雨八歲，已略懂母親心意，張娜才六歲，每次回育幼院都哭鬧不肯。她都搭週日晚上的火車，等孩子睡著後輕手輕腳抱起，車行中途，孩子在黑暗中醒來，驚覺哭鬧，拽寶姨頭髮，夜行車廂裡哭聲淒厲。寶姨說她不能心軟，她還要工作，還有很多很多衫褲等她修改縫補。

#### (四)

在臺大醫院治療一個月，阿泰哥右眼視力恢復到六成，左眼有改善，約三成。從此習慣頭傾一邊，眯著左眼，以右眼看人。寶姨牽著張萍，包三輪車來接阿泰哥出院，堅持住她家。她說：「我們親同姊妹，阿泰要回診換藥，不住我家住誰家？」

安東街宿舍是日式房子，住了七、八戶眷屬，浴廁、廚房共用。寶姨一家擠在閣樓，鋪榻榻米，非常狹隘，壁上書架猶留有張主任的藏書。寶姨掛一張布簾隔開內外，岳母跟阿泰哥住裡間，寶姨一家三口，加上週六返家的張雨、張娜五人，擠在外間。那時燒煤球，院子裡火星嗤呼飛出，煙霾嗆人，飯菜煮好端上窄仄的樓梯，攤在矮桌，眾人圍坐榻榻米。阿泰哥猶不適應視野，一粒花生撥弄半天挾不起來，張萍使用筷子掃打阿泰

哥，寶姨一巴掌打向張萍，張萍吼叫大哭。岳母無言。

那時，寶姨識得一位白犬遷臺的陳嬪，她曾在福州學洋裁，能做男子西裝與全套女裝，手藝精湛，寶姨便向陳嬪學藝。嬪嬪見寶姨孤苦，人又樸實可親，就與她合資在安東市場開女裝店。除了寶姨，店裡還有幾位學徒。中午一起吃自家帶來的便當，寶姨悄悄躲到樓上一角，默默獨食；她怕菜色寒儉，羞於示人。

寶姨善良，客人持衣物來改，若遇年老貧弱，她便不收錢；久之成習，除了訂做衣裳，一般零星修改都免費為之，如此日夜辛苦，所得僅夠餬口。有時生意忙，寶姨回家已很晚，洗完頭，一邊在電風扇旁吹乾，一邊還在趕工縫新衣的鈕扣，空氣裡氳氳水晶肥皂的清香。次日一早，寶姨又趕到市場，岳母便帶阿泰哥回診；或帶著張萍一起，四處走逛，最遠曾到圓山兒童樂園。

岳母說，寶姨一生都在剪裁，剪裁衣衫也剪裁自己。她幼時剪裁零頭碎布，縫製適合花生殼人偶的三寸金蓮鞋；年輕時用舊報紙打版，仔細畫出衣裳輪廓，剪裁適合人客身材腰線的衣衫。她們那一輩的人都是這樣，認定一個人，就把自己裁剪成適合他的樣子，適合夫家與娘家，適合她生活的社會。

#### (五)

一天，蓮姨從基隆搭車尋到安東街，將岳母拉到一邊，劈口就說：「妳是乞食養契弟，人家沒日沒暝，日子這麼艱難，每天做到三更，還要招呼妳。妳趕快收拾，跟我到基隆！」

後來的二個月，岳母帶著阿泰哥，來來去去，基隆住幾天，臺北住幾天。九月初，醫生說可以隔半年回院複診，此時岳母來臺已經三個月。除了依清表親給的一千兩百元，以及李建軍聯絡官向臺大醫院申請的免費醫療，所有在臺的吃住住宿，皆是寶姨與蓮姨患難支助。

岳母回憶，那時在臺北就醫，孤身一人領著阿泰哥，既陌生又惶恐，日日籠罩在傷心、自責與不安的心境中，還好有寶姨、蓮姨一旁扶持。少女時期在東湧山結下的情誼，跨過萬水千山，悠遠綿長，還是那樣芬芳與雋永。

#### 四、板橋

民國六十八年，岳父母結束「引光」的生意，遷居板橋文化路，與寶姨一家的往來也更為頻繁。舉凡子女結婚、生日喜慶、年節拜賀，甚至家族聚會，都會看到寶姨的身影。她七十多歲仍一襲旗袍，依舊美麗優雅，依舊嫻靜端莊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開放大陸探親，逐漸允許大陸人士來臺探病、依親。增增嬪已過世多年，寶姨聯絡到留在長樂沙堤的長子島雄。多年不見，寶姨唏噓流淚，幾乎認不出眼前這位木訥靦腆，因長年粗重勞動而顯得黝黑蒼老的粗礪男子，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。島雄說，他跟依嬪因為家屬在臺，不能上學，不能進單位，文革期間吃了不少苦頭。島雄終究不習慣在臺生活，不習慣住公寓，不習慣既是親人又覺生疏的互動，半年後又回到沙堤鄉下。

民國一〇〇年，寶姨離開人世，享年八十二歲。

岳母說，寶姨先走一步，她在那邊等著，終有一天她們姊妹會再見面。這次會輪到她輕喚：「寶英，寶英！我來了，我是鈺瑛！」她會再次聽到寶姨熟悉的笑聲，看到她美麗的身影。

#### 評審評語

〈寶姨〉描寫一位堅強女性悽愴、顛簸，卻也總能隨遇而安的一生。文字平實有味，不僅寶姨的性情、身影躍然紙上，也鮮活地勾勒了帶有異域感的東引島。寶姨是大時代裡一位平凡女性，卻有著驚心動魄的人生，若未能被作者書寫下來，這些故事都將隨著她的逝去而埋葬。作者不僅記錄了一位可敬的女子，三位女性真摯的友誼，尤其令人動容。（宇文正）

說到〈寶姨〉，要從我的岳母談起。老人家常年茹素念佛，古道熱腸，馬祖、臺灣、福州許多親友都喜歡聽她說佛法、論因果，聽她講民國三十年前後，發生在馬祖、東引的許多故事；而那時國軍尚未駐守馬祖，人與事皆未歸類建置，一切猶待命名與指認。

〈寶姨〉全文嘗試以福州語系的「馬祖話」書寫，尤其是對話部分，沿用許多馬祖方言，南蠻馱舌，不免詰屈聱牙，非常感謝評審對〈寶姨〉的肯定。

當然，最要感謝的還是故事的提供者，也是當事者，我的岳母陳鈺瑛女士。承她協助，我曾將〈寶姨〉全文以方言讀給她聽。她抿嘴閉眼，彷彿又回到與寶姨、蓮姨共同編織生命之網的起始之點，回到東湧山艱難卻又美好的時光。

## 黃金組 第二名

### 曾元耀

一九五〇年生。嘉義人。畢業於海洋大學漁業系，一九八三年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。曾做過遠洋拖網漁船水手、漁港魚貨搬運工、高雄阮綜合醫院外科醫師、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內科主任醫師、凱旋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，現為鳳山信元內科精神科聯合診所副院長。五十五歲開始寫詩。曾獲臺北縣、桐花、新北市、夢花、花蓮、菊島、漂母杯、臺南等文學獎及其他各種文學獎。曾出版詩集《等待女人》。

